

# 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 “可为”与“难为”<sup>\*</sup>

周先进 张睦楚

**摘要** 新一轮高考改革已经启动,高考和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联动,已经成为高校人才选择和推动素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从本体上来讲,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并成为一个必要环节,是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应有之意。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是“可为”的。同时,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也有“难为”窘境。针对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在“可为”和“难为”二维张力中应有所“立场”。这体现在: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是我国素质教育深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旗帜必须鲜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必然会经历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这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面对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应积极反省,自我调适,不断走向“理性化”;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将是一个复杂、逐步融合,且“前途光明”的过程。

**关键词** 高考改革;综合素质评价;可为;难为

**作者简介** 周先进/赣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赣州 341000)

张睦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5)

时下,高考改革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尤其是教育生活中颇具关注的时髦话题和研究热点。回顾高考改革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高考的设计理念、方式和策略,还是高考的形式和内容抑或更深层次的高考机制,都不断地发生“稳中求进”的变化,逐渐驶向理性化的道路。毋庸置疑,这些发展与变化,对于我国高中教育的健康发展、学生全面发展以及高校招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高考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面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成为基础教育改革主旋律,素质教育全面深化的时代诉求和遭遇与素质教育逻辑悖论时,一些新问题不断暴露,其中,高考与高中生学业水平考试、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问题,特别是高考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硬挂钩”问题,已经成为高考改革亟需解决的紧迫性而又关键性问题,它的有效解决对于高中素质教育实质性的进展和深化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和揭示我国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如何纳入高考体系的“可为”路径以及“难为”窘境,进而寻求它在二维张力中的价值立场,为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和素质教育发展提供可能的方法论启迪和借鉴。

<sup>\*</sup> 本文系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生存论哲学视域下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本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1YJA880175)阶段性成果之一。

## 一、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可为”

源于素质教育深化发展的时代紧迫性,高考改变长期以来的学科“单向度”思维与注重“唯分数论”单一做法,转向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并重,为高校招生服务,已经成为当今高考体系变革的强烈呼声。同时,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也不应该“独立运行”,应该在高中教育体系中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和高校招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本体上来说,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已经具备了纳入高考体系,客观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基本功能。

(一)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过程是可以控制的,体现高考体系要求的“可操作性”

自从2002年我国发布《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来,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就在各省市逐步得到实施和发展。应该肯定地说,它在素质教育推进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仍然受到普遍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可操作性”的否定。有论者认为,教育部规定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基础性发展目标:道德品质、公民素质、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以及这些发展目标中一些具体性的内容,比如“道德品质”就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维护公德、关心集体、保护环境”。在这些规定中“许多规定都不是十分明确且可操作性差”。<sup>[1]</sup>实践过程同样也是存在质疑之声。许多教师认为,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家长评价和社区评价等因为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和操作中的培训,致使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过程的可控制性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是致命性打击,表露出“可操作性”极差的窘境。

自从高考制度以来,高考体系始终被教育文化赋予了“可操作”的性格。正因为如此,高考备受青睐和信任,仍然在高考体系中独占鳌头。当前,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本身就在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过程是可以控制的,具有“可操作性”。首先,就基础性发展目标而言,确实存在论者所批判的“可操作性差”表面状态。但仔细推敲,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众所周知,教育目标的表述设计,往往都是一种“笼统性”具体的设计风格,不会给予微观的、线性化设定,这是人的发展始终处于“未完成性”决定的。基础性发展目标,一定是个宏观性的存在,否则,它就会因为顶层设计的微观化,而无意中扼杀了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宏观化的基础性发展目标,并不意味着它是难以操作的,它的操作性主要体现在进一步具体的、具有不同风格和特点规划落实之中,并且要求整个具体规划要不断调适发展。其次,教师、学生、家长等评价主体的“素质看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主观

的主观性”嫌疑<sup>①</sup>，但是，通过主体对话和制度规约，“客观的主观性”<sup>②</sup>是可以寻求的，而且可以进入“理性化”轨道。整个过程是能够控制的，也可以做到精细化操作。

（二）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监管、诚信制度是能够建构的，体现高考体系要求的“公平性”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因为具有主观、生成和过程性的特性，由此可能带来的“公平性”问题，一直受大家关注和质疑。这正如论者所言“尽管从学理上来说，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必要性和意义非常清楚，但在实践中，公众对于综合素质评价却是疑虑重重，评价对综合素质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平、公正非常不确定。”<sup>[2]</sup>显然，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能否达成公正、平等，是它有效纳入高考体系的关键性前提。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够敏感，也没有意识采取行动，那么，此种评价方式也最多停留在“理想”层面，不会达到实践效果，或者最终驻足不前。实践上，我国高层教育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公平性问题，因此制定了针对性的科学决策。比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指出，“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完善考试招生信息发布制度，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保障考试权益，加强政府和社会监督。”“强化考试安全责任，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坚决防范和严肃查处考试招生舞弊行为。”

然而，我国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还没有进入高考体系，只是作为高考招生录取的一个参考。实践上，这个参考也没有达到参考的作用。尽管，对评价的监管和诚信制度呼声甚高，但是，高校录取和高中学校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加以对待，而是让它处在“可有可无”的境地，以至于有人怀疑这种监管和诚信制度能否真正建构起来。从制度学来看，任何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都要经历一个矛盾和曲折的过程，但是，它的建立则是必然的。高中生监管和诚信制度建构是可行的。首先，诸如此类的公示制度、抽测制度、责任追查制度在学校领域其它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尝试，并且得到了普遍性的公认。可以用它们的方式、思维和策略指导这些制度的建构。其次，监管与诚信制度，可以借助日益完善的教育立法，规约评价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再次，加强我国诚信文化的建设和提高公民诚信素质，这些前提准备，可以为制度建设提供切实保障。

（三）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性是可以寻求的，体现了高考体系要求的“统一性”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对评价内容的设计，进一步地说，也就是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这也是综合素质评价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直接关系到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发展。因此，在《通知》中就明确了学生综合素质指

---

① “主观的主观性”就是各评价主体带有感情色彩、非真实的、对评价客体做出主观性的评判，它是质性评价的致命性弱点，对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构成威胁和异化。

② “客观的主观性”就是各评价主体能够自觉地按照公平、真实、客观对评价客体做出主观性的评判，它是质性评价追求的根本性目标，可能真正为学生综合素质带来理性化的判断。

标体系。在评价实施中,各省市都是以“忠实”或者以“局部调整”的方式贯彻落实。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基本上都是以“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为评价基本指标,个别省份对此做了适当调整,青海省把“实践与创新”、湖北省把“创新与发现”加入评价内容,构成新的指标体系。国家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不同省份的不同做法,引发了论者对此问题的不同见解。有论者认为,国家的部分评价指标不合理,这表现在“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方面,这并不是不要评价这两个方面,“而是在现行高中学生综合评价的评价方案中,这两个方面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不但不能有效地达到合理、公平评价的目标,反而会给被评价者带来了更重要的学习负担,并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现象。”<sup>[3]</sup>还有论者认为,“在实际开展素质评价时,人们普遍把综合素质看作是和高考、学业水平考试并列的一种评价制度,且倾向于把综合素质评价等同于学生的非学术能力,即使是教育部提出的六大目标中的‘学习能力’,人们也多从学习兴趣、愿望和习惯等方面来评价学生。”<sup>[4]</sup>

诚然,论者对教育部设计的指标体系“合理性”质疑,是极其正常的。这是因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界定清楚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必定是“盲人摸象”,各有所见。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要有“统一性”的要求。从表现来看,高中生综合素质认识是多元的,也是发展性的,好像与高考体系的“统一性”存在逻辑悖论。其实不然,国家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可以寻求统一的。综合素质是发展中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它又是确定性的。针对国家与社会对人的素质基本性要求,比如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就能够使得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确定化的性质。只不过,这种素质要求,绝不是一种“随意”产生的行为,而是多方协商交流,“智慧”造就的结果。我们可以比照2001年开始实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新课程“三维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来设计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可以依照学生是身体、理性、非理性和德性统一体的存在性质,来思考和确定综合素质。从当下的基础性发展“六个目标”来看,确实存在逻辑混乱,严重交叉的困境,比如说,“道德品质”和“公民素质”就是这种问题,道德品质就是公民素质的部分,应该是一种包含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所以,当前的“六大目标”体系应该得到快速重构,这对于我国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四)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是能够规范化的,体现高考体系要求的“程序性”

评价制度一般都是以“规范化”作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一种评价制度,离开了一定程度上的规范化,它的效果就不会被社会认可,必然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这正如论者所言,“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之所以出现集中突击、走过程的现象,并直接造成评价工作的低效甚至无效,主要原因在于评价工作缺少常态化、规范化实施。”<sup>[5]</sup>当前,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规范化程度是有成效的。首先,每个省级教育部门都统一制定了较为详细的“高中生综

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很多学校结合共性和个性的原则,制定了校本层面的“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和管理细则”。其次,每个学校都有综合素质评价标准细表、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单、综合素质自评表、综合素质班评定小组初评表、综合素质互评表、综合素质家长评价表,等等。再次,建立了“学生成长档案袋”,甚至有的地区学校还建立了电子平台。最后,各种评价制度都有一定的建构。然而,受到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软挂钩”格局的影响,评价规范化问题也是比较突出:学生、教师、家长、社会等各评价主体如何做到客观、公平、有效以及他们之间又如何履行权利和义务?不同的内容,该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针对各种评价指标,该如何给予相应的评级结构?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理论和技術难题。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必须诉求“程序性”,才能与高考快速融合。评价在规范化方面能否“可为”?大体来说,这主要有这几方面的路径:一方面,成立实质性的学校综合素质质量管理机构并有协作机制,促进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变成一种日常性的工作,而不是现在普遍存在的“突击性”工作。杜绝“敷衍了事”,并且把日常教学和课外活动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探索合情、合理、可行的各种规章和制度,并且对它们进行有效实施,促进评价过程与结果的真实、客观与公平。

(五)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是有区分度的,体现高考体系要求的“甄别性”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必须要有一定的区分度,以甄别人才,为高校选拔学生服务。当前,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在“区分度”上存在区分不明显现象,导致评价激励学生的功能弱化、高校招生参考性降低。首先,“合格”与“非合格”非此即彼的方式比较普遍,学生的特长和个性没有得到真实呈现。我国大部分省市,对于《通知》规定的基础性发展六大目标中“道德品质”和“公民素养”评价,趋于统一化,把它们的评价结果分为“合格”和“非合格”。还有的省份对“交流与合作”评价结果也分为“合格”与“非合格”。实质上,各个学校对这些指标的评价都是给予学生“合格”的判定,除非在个别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学生出现了违法现象,“道德品质”才会出现“不合格”。显然,这样的评价等级方式,在区分度上是十分微弱的,难为体现对学生的各种素质有效“甄别”。其次,即使使用“A、B、C和D”等级评价时,也存在类似区分度不明显的现象。在评价实施过程中,由于评价工作的复杂和繁琐,加上对学生素质佐证材料搜集的困难,教师给予学生最终的评价等级基本上都趋于“同一化”,出现“万人一面”。还有,在对二级以上指标体系的评价时,各省市和学校也是趋同化,在区分度上表现得也不够突出。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在实然上是这样,在应然上却不是如此,是能够显现“区分度”的。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设计理念和方法出现偏差原因造成的。无论在评价一级指标上,还是在二级以上评价指标中,都拒绝使用这种非此即彼、简单化的评价等级,尽量做到等级明显的不同。同时,就评价结果处理方式,可以结合使用质性判断和量化判断。一些能够测量的学生素质,就大胆地使

用分数方式来呈现结果,而对于那些不能量化的部分,则运用质性方式来处理。另外,寻求制度保障,监督各评价主体,特别是教师主体在评价中是否履行职责,认真、负责,真正给予综合素质客观的评价,而不是随意给予或应付差事。假如把以上称为“显性的区分度”,那么还有一种“隐性的区分度”,这种区分度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综合素质评语上。肯定地说,对于教师而言,评语是很难做出具体区分度的。但可以由高校招生部门就教师的评语给予客观的价值判断,做出客观区分。

## 二、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难为”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有理论基础、方法策略作为基础和前提,因此,它能够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这不等同于说,这种方向路途就是“一帆风顺”,而是相反,它时刻行走在“迂回荆棘”境地之中。

(一)“综合素质”是一个“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相融的概念,本身就存有逻辑悖论,存在学生与学生之间“不可比性”的嫌疑

什么是“综合素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当前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十分困惑的问题,这亟需做出理性回答和认识澄清。否则,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就会因为认识上的误区,而可能导致实际中的“南辕北辙”。综合素质,实际上也叫人的复合性素质,是全面发展教育的一种表述形式。透视人类教育历程,对综合素质的塑造和追求始终是教育的根本性目标。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教育所追求的素质教育路线,就是发展学生综合素质的体现。人的存在,是一个未完成性的存在。因此,学生也必然是一个未完成性的个体。就是因为这种未完成性,才会产生综合素质认识论上的困境。实质上,综合素质是有确定性的。学生的素质发展,必定是有方向的。无论是我国教育对学生德、智、体和美的规定,身心发展观的诉求,还是课程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目标设计,乃至《通知》中六大基础性发展目标的设定,都是具体的,是确定性的根本体现。然而,综合素质拥有确定性的同时,也有非确定性的特点。“‘综合素质’不是各类素质的‘组合’、‘组装’,不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而是发现不同素质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起来、变成个性整体。”<sup>[6]</sup>真正的综合素质是整体性的,是难以描述清楚的,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描述清楚的可以是综合素质,但绝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当下,《通知》中综合素质规定的“六大目标”,乃至一些省份依据国家目标而进行调整的目标,都是确定性的,但就不确定性而言,其合理性已经受到质疑。

因为综合素质具有“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统一性属性,这就引发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非可比性”问题。从表象来看,不同的省份都有对综合素质评价的指标体系,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可比性”,并且以等级的方式来确定。毋庸置疑,这些可比性是存在的,也能够反应学生在素质方面的差异性。比如说,就尊重父母来说,甲学生就做到到位,乙学生可能逊色一些。因此,他们是可以比较和区分的。然而,从本体来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表现出复杂的特点。人的存

在是有差异性,在不同的素质表现程度方面也是相异的。还是就尊重父母来说,甲同学确实很尊重父母,但是在尊重父母之外的他人方面,却表现得不够如意。乙同学尽管不怎么尊重父母,但是除父母之外的他人方面,都体现十分出色。这就如前文所说那样,甲同学尊重人的素质就一定比乙同学优秀吗?对于这种,只要有点教育常识的人,肯定会做出否定的回答。当然,这只能是一个方面的分析,不能代表所有的逻辑都是这样,但是,这却不能掩饰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环节,是难以进行简单评价的,而是存在十分复杂、非线性的特征。我们所能比较的都是那些事先预设的部分,而对于那些更为丰富没有描述出的素质,更难以做出简单的判断和比较。这些复杂性特征,给综合素质评价带来难度,需要加以研究和突破。

(二) 学生、家长和教师评价的“合理性”将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与高考体系的“严谨性”存在一定的距离

“综合素质评价是真实性、过程性评价”,<sup>[7]</sup>它的评价机制主要体现多元主体间交互对话,而不是像高考那样把学生、教师和家长当作“各类外部评价的准备者、复制者和依附者”。<sup>[8]</sup>“在评定的方式中,学生将不仅有机会对所学的东西构建他们自己的反应方式,他们也将有机会选择公布他们所学知识的方式。”<sup>[9]</sup>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基础、个性特征、日常表现、各种创见和改变,给予“欣赏性”的评判。家长可以就孩子(学生)的问题、成绩做出反思和给予客观性的意见。这些都是综合素质评价的魅力所在。如此图景确实美好,但各主体评价的“问题”却让人纠结,极易生成不信任感。

首先,学生因受利益的驱动,难以真实地评价自己和对方。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受各种视野所限,在思想上往往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他带有情感色彩评价自己,甚至给自己“贴金”,而造成不客观,特别在“档案袋”中的自评表述和实证材料方面尤为明显。学生互评因受亲疏关系及学业竞争的影响,易造成评价不公,没有真实反应学生生活世界中的“真实性”。其次,家长容易从功利出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教育中“挺身而出”,成为学校竞争中的“佼佼者”,往往“铤而走险”,对孩子的评价进行拔高处理。再次,在各种评价主体格局中,教师是最为重要的主体,也是信任程度很高的主体,也因为对学生理解不深入、判断不精确原因,也存在不客观的评价。这些都是评价不合理的问题。最后,还存在因为认识能力的限度,各评价主体的评价的非合理性问题也是十分突出。比如,就一个美术作品而言,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是一般水平,但是学生或者教师因艺术评鉴能力的限度,可能给予价值相反的评价。像这种性质的行为,就是非合理性评价的典型。在对学生评价过程中,评价主体,特别是教师的认识能力,对评价的合理性形成极其重要。然而,各评价主体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三)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践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中的“风险性”与高考体系的“稳定性”极易造成冲突

自从2004年广东、山东、宁夏和海南四省率先开始高中新课程改革开始至

今,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探索就有十年之久。总体来看,我们在探索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特别是广大高中教师对综合素质评价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受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体系的“软挂钩”或者“假挂钩”原因的影响,学校并没有重视这种工作,它基本处在“形式主义”的境地。即使是所取得经验和成绩,那都是初步的。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基本上处在“自发”或者“半自觉”状态,评价自觉还没有真正探索。这主要体现在,多元评价主体如何对话、协商、参与评价,怎样保障多元主体评价的客观性、真实性、过程性和合理性,为大家普遍自觉接受的综合素质评价内容还没有正式形成。在评价方法方面也是存在各有看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应该是一种质性评价,该如何与量化评价相结合。在评价结果上,是要淡化甄别功能,还是发展它的激励和发展价值等等。

这些问题在我国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际中比较普遍。因此,就此而言,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必然存在很大的“风险性”,与高考体系所要求的“稳定性”性格相斥。这也是当前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的重要性问题。同时,这样的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对专业性、多元化、精细化等都有严格的要求。显然,这种“风险性”排除,还将是一个在实验基础上长期探索的过程。

(四)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重要方式“质性评价”,其存在上天然具有“主观的主观性”的弊病,与高考体系的“客观性”二律背反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方式也可是一元的,也可能是多元的。但不管使用什么类型的评价方式,质性评价都是很重要的方式,能够比较真实地感受学生的成长过程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为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质性评价就是一种“身临其境”,运用观察、访谈、协商、理解等方式与学生接触,体验他当下的教育过程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场域。质性评价自从它出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主观性”的评价,这也是区别量化评价的根本所在。客观性评价有他的客观性的价值,主观性评价有主观性的功能,彼此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那么,质性评价中“主观性”性格长短体现在哪里呢。这体现在“客观的主观性”和“主观的主观性”。从本体上来说,高考体系应该本能地崇尚和践行“客观性”。然而,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却天然地具有“主观的主观性”,与高考体系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背道而驰。可见,当前要有效解决高中生综合评价与高考结合问题,其中对这个的有效防范和解决是很重要的。但是,对天然生成问题的解决却是十分艰难的。

### 三、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可为”和“难为”二维张力中的“立场”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加入高考体系是能够作为的。但是,在其理论和实践方面也遭遇了不同的难处。面对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性质和因此而产生的不同张



力,它应该自觉反省、寻求立场,达成超越。

(一)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是我国素质教育深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旗帜必须鲜明

当前,素质教育向深处挺进,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素质教育在深化发展过程中,与现有高考体系的“单向度”性质,发生了难以相融的矛盾。因此,为了保障素质教育健康发展,必然对当下的高考体系进行重构。显然,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从本体和功能来说,能够作为高考的有益补充,对于素质教育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今天的教育仍然固守传统的考试制度做法,不愿意自我反省和关涉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那么,素质教育就会难以推动,必将成为无力的素质教育或者走向“虚无”。因此,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走进现有高考体系,与原有的方式结合,共同推动学生全面和个性发展。它在走进高考体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惑、矛盾和冲突,是其发展发展中必然经历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会随着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走向“自觉”,而逐步得到有效解决。对此,我们要对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充满信心,而且旗帜必须鲜明。

(二)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必然会经历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这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尽管,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探索已经有十年之久,但是,这对于我国教育改革历程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作为教育评价中的新思想、新实践,必然会与原有的教育评价方式和机制不同,产生契合困难问题。同时,它本身也会必然与现实不断造成摩擦和碰撞,形成不同类型的“冲突”。我们把这种教育评价新旧观念和现实的冲突,归纳为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时下,我国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在理论上尽管存在研究薄弱现象,但理论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内容已经具备。比如说多元评价主体、内容、方式和结果使用的理论,等等。然而,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制度准备不足、诚信文化的缺失,产生了理论美好图景与实践现实困惑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由于“综合素质”概念处在“万花筒”之中,不同的人抱有不同看法,这导致理解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逻辑支点”大相径庭,彼此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冲突。仔细深究,也可以发现,教育科学的名词构建,往往都是类似状态,而又恰恰是这种,才能够促进教育科学的丰富性,也进一步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综合素质概念,也是教育科学的名词,存在变化性,它是推动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发展的重要机制,也因为如此,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对“综合素质”描述才逐渐走向客观。同时,因为人们对综合素质看法,而生成的其它各种理论冲突,也会因为冲突的正向价值,也会带来理论的澄清。总之,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探索中的不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属于前进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因为“冲突”的困境,而失去改革的信心,甚至是放弃改革。

(三) 面对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应自觉反省,自我调适,不断走向

“理性化”

面对新一轮的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要着眼于其在过去多年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问题与高考改革所要求的差距。尽管,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就高考体系的“可操作性”、“公平性”、“统一性”、“程序性”和“甄别性”等性质而言,都有相同的性质,但是,如何在这些性质上更具体、反应更充分,却没有得到较好的研究和探索。对此,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应该自觉反省,其在运行过程中“不可比性”、“非合理性”、“风险性”和“主观的主观性”种种表现、特征和存在根源,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自我调适与改进,才能够有效达成高考体系对其本身的要求,真正有效做到评价本身对高校选拔人才的参照价值和成为素质教育深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当前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在现实中暴露出非理性的问题,我们要不断自我反思,逐渐走向理性化,是未来时期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本身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要有寻求理性化路径和措施的现实感和紧迫感。

(四)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将是一个复杂、逐步融合,且“前途光明”的过程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硬挂钩”,就必须有挂钩的相交点,这也是它们之间彼此融合的前提。不可否认,我国有部分省份,比如江苏省,具有主动融合的姿态,并有了具体的内容。“在高校录取时,综合素质评价中学生‘学习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单项达到 A 级其他三项均为合格的,高校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取;以上三项就均在 D 级的,高校可以不录取”。<sup>[10]</sup>但是,大部分省市只是把它作为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依据,或者“评价的结构应用的主要用途是为了学生和家长选择适宜于学生发展的高等院校或工作岗位提供参考;为高等学校选择合适的学生及入学后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提供参考或为用人单位选择适合的人才提供参考”。<sup>[11]</sup>从以上情况来看,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体系融合,还处于初步,或者萌芽时期。大胆地走进高考体系,不断融合,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课题。同时,因为综合素质评价本身复杂的性质,也必然导致他在纳入高考体系的过程中,呈现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征。当前,“进行评价制度与评价方式的改革是素质教育能否深入推进的瓶颈,而综合素质评价则是消解这一瓶颈的关键举措。”<sup>[12]</sup>显然,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在今天社会对复合型、专业型、责任型等人才急切呼唤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尤为重要,前途极为光明。这需要社会全体人员,特别是教育界的同仁,抱守时代的责任精神,积极推进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工作,促进我国素质教育向深化发展。

---

参考文献:

[1] 罗祖兵, 邹艳. 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矛盾探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3(8): 27-29.

[2] 柯政. 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分析: 以综合素质评价政策为例[J]. 全球教育展望, 2010(2): 25-

30.

- [3] 李宝庆 樊亚桥.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 问题与改进[J]. 全球教育展望 2012( 10) : 25 - 29.
- [4] [5] 刘志军, 张红霞.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现状、问题与展望[J]. 课程·教材·教法 2013 ( 1) : 18 - 23.
- [6] [7] [8] 李雁冰. 论综合素质评价的本质[J]. 教育发展研究 2011( 24) : 58 - 64.
- [9] [美] 埃利奥特·W. 艾斯纳. 教育想象——学校课程设计与评价[M]. 李雁冰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216.
- [10] 江苏省 2008 年普通高考改革新方案[EB/OL]. [http://www.jyb.cn/gk/gksx/200701/t20070112\\_60077.html](http://www.jyb.cn/gk/gksx/200701/t20070112_60077.html).
- [11] 崔允漭 柯政. 关于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J]. 全球教育展望 2010( 9) : 3 - 8.
- [12] 罗祖兵 吴绍萍. 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统一性的问题及其对策[J]. 教育科学 2011( 8) : 39 - 42.

##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easibilities” and “Difficultie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ZHOU Xianjin & ZHANG Muchu

(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 Ganzhou 341000 , China;

Faculty of Education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started a new round of reform; the linkag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university selection approaches , which has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Essentially speaking , to embrace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into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s an essential part is the intrinsic meaning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 which is a feasible practice. Simultaneously , this practice also brings dilemmas. Therefore , it’s proper for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to hold a standpoint between “feasibilities” and “difficulties” for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This standpoint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or one side , it’s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to embrace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into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 which also is a certainty; for another side , it’s bound to exper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conflict” to embrace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into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Consequently , appropriate self - adjustment and increasingly rational tendency are compulsory even though it’s a gradual and complex integration procedure.

**Key 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feasibility; difficulty

( 责任校对: 王玲玲)